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四十一年

初會問答

北京主教滿准

聖方濟各修士石鐸瑑振鐸氏述

林養默

同修

訂

利安定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

總收光方濟各准重刊

序

聖教諸書譯述者不可枚舉然至理微妙深言之苦未易入淺言之慮起玩心將造物主生人之至意與吾人靈性之究竟終不可得而明於是異端誕妄之說久且日熾無惑乎正道之不明而人心之不振也余不敏航海西來近習中土語言文字每苦晉接之間難盡所言因訂數篇名曰初會問答因知至理

微妙深言之不可淺言之亦不可期上可以
告君公中可以語士夫下可以喻黎庶則余
心慰矣至若文不工談說不雅無暇計也因
思中邦人士留心道學其于儒與二氏之旨
聞之熟矣若聖教之有本有原有倫有脊或
未之前聞也倘閱是集而加以質疑問難則
是非邪正燦然明白蓋真金愈煉而愈精正
理愈析而愈出高明幸俯而聽之共訂而體

行之則旅人遠來之心尤慰矣

峇

庚申歲春王三月修士石鐸璩振鐸甫謹識

目錄

論天主真有及本情之妙

見一張

論天無二主

見九張

論太極非天主

見九張

論形天不生人福人

見十張

論天神魔鬼

見十二張

論人魂不滅兼生覺二魂之能

見十五張

論人生宜欽天主守其教規

見二十張

論佛不當事

見二十三張

論方術邪妄不足信

見二十六張

論世俗非理

見三十一張

論阻人進教之故

見三十四張

論西儒遠來之故及聖教爲真

見三十八張

論入教要規

見四十一張

論遠罪去惡之方

見四十三張

初會問答

聖方濟各修士石鐸錄述

論天主真有及本情之妙

有客謂予曰。聞先生航海東來。抱道訓世。予竊心儀焉。茲特訪求。貫教所重何事。所推何理。曰。所重者天主。所推者聖教諸理。客曰。天主兩字何解。曰。天主兩字。非天。非地。非理。非氣。非道。非性。非人。亦非受造神鬼等物。乃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神。生萬有之主宰。萬民之公父。萬國之共主。無始無終。全能全知。全善全福。其無形之靈體。無所不在。亦無所定在。能生萬物。而自無所從生。萬物存。天主榮福不增。萬物壞。天主榮福不減。所以至尊無對。至公無私。其玄妙難測難量。非可以言語罄也。客曰。天主之名。迄今始聞。既玄

妙莫測。又孰從而見之。使知有一天主。曰。凡物有兩樣。一是肉眼所及見。一是靈性所及視。肉眼僅見有形之物。靈性能悉無形之體。至靈不昧。無色無像。豈肉眼所及見。如人欲知有一天主。必靠其明悟。據理推論。自然知有一天主。在人雖不曾親見自家始祖。豈因其未見。就可謂無始祖乎。客曰。明悟何能推論有天主。曰。推萬物之有。便知有主。試從既有天地。萬物之後。逆追未有天地。萬物之前。必定有一造物者。化成萬有。此知萬有斷不能自成。必賴有所以成之者。如人見一座樓閣。便知有工匠架之。見人之子孫。便知有祖父生之。設無工匠。何以有樓閣。無祖父。何以有兒孫。況此宇內庶彙浩繁。寧獨無所從生乎。推求所從生者。卽是天主矣。客曰。萬物之生。既由天主。若生之後。亦嘗管攝否。曰。若無天主治

理。天地萬物之序。何能不亂。譬一國無王。國不能治。一家無長。家不能齊。人雖未至京師朝覲君王。但見國內法度。頒行上下。各盡其倫。尊卑各安其位。便識京師有一君王掌理國政。試看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飛潛動植諸類。依次不錯。生生不絕。卽知有一大主生之。又常蒞臨宰制之也。客曰。時行物生。皆由自然。豈有一主生之。管之乎。曰。萬有之秩。亘古不紊。分毫無差。何得謂出于自然。而無所以然者。管之。如人見國家長治。百姓親睦。四海無虞。內外咸伏。觀此盛世太平。遂謂自然而治。無賢君以臨馭之。豈理也哉。客曰。天地萬物。旣從天主而生。敢問天主由何生乎。曰。天主是無始之始。爲萬物之原。而自無原。爲萬物之根。而自無根。若有所由生。彼生天主者。又爲天主之主矣。由此遞推。安有窮極。比之數目。萬

由于千。千由于百。百由于十。十由于一。一是極數。更無別一在先。如有別一在先。此一卽是二矣。天主無所從生。於此可悟。客曰。天主無所從生。固是無始。又何無終。曰。有始之物。其有亦非自有。必有者。以施其有。其體亦非自存。必有存者。以保其存。如鬼神與人靈性。其受有之體。亦永存而不滅。此咸屬天主權能。天主既爲無始之始。又無他物施而存之。則其無形之體。本於自有。不雜異情。無相尅伐。安得有終。客曰。何知天主全能。曰。各物之能。從乎其性。性愈尊者能愈大。天主之性。至尊無匹。全備無缺。其能詎神人所得較乎。又天主能從全無之中造成萬有。不需材料。不勞心力。不俟時刻。命成卽成。命滅卽滅。此豈不是全能。客曰。天主既爲全能。又稱至公。爲何生人有貴賤貧富之不等。人情孰不欲富貴。何

不使人盡富貴。而不能無貧賤。似天地亦有憾處。卽天主全能亦有所缺矣。曰。天主生人之初。禽獸皆聽人之命。萬物足供人之用。人之於世。享受不盡。原自有樂無苦。惟因原祖逆命。天主遂許禽獸。時或傷人。世界始有苦樂富貴貧賤壽夭等。然人逆命之後。雖有此不齊。亦無不顯天主全能也。何以證之。假如世人皆富貴。一切苦勞賤役。誰肯爲之。勢必至富貴之人。自食其力。自服其勞矣。且貧賤富貴。均可相助爲善。如貧賤者。有謙讓忍耐之德。富貴者。有賑恤矜憫之心。天主生富貴以濟窮乏。生貧賤以增富貴。豈不越顯其全能之用。若貧賤而起不良之心。富貴而生驕淫之態。此乃人自作孽。豈天主生人本意。客曰。天主全能。旣聞命矣。何知天主全知。曰。天主爲造物者。必知萬物情形。始能造其有。又爲存物

者。必識萬物消長。始能存其有。又爲治物者。必洞悉善惡顯微。始能施其賞罰。所以天主爲全知。無所不知。客曰。天主全知。旣聞命矣。何知天主全善全福。曰。物類各有一私原。其同類中所具之情。無不全統於一公原之中。譬火爲煖熱之原。所以凡物有煖熱之情者。皆全備于火也。天主惟爲諸善美之公本原。統上下萬有之善美。無一而不全備于天主。所以爲全善。而無善不備于天主。所以爲全善。而無善不備。全福而無福不滿。客曰。天主旣稱全善。何故生人有善惡。曰。天主賦人靈性。原屬至善至美。及後有善惡之分者。係人心術所遷。或習染使然。豈天主賦人以惡性乎。譬祖父以金遺子孫。本欲繼代承業。子孫不依遺命。恃此金而作非理之事。其罪自屬子孫。豈祖父所遺之物。有不善乎。客曰。世間如猛獸

螫蟲諸類。屢至傷人。天主既是全善。爲何生此害人之物。曰。禽獸蟲蛇。咸屬有用。但人見識淺隘。故不達于所用之情耳。苟不生此猛獸螫蟲。亦不全成世間物彙。如有光無暗。何成晝夜。有白無黑。何成五色。有甘無苦。何成五味。客曰。何謂天主無所不在。曰。有形質之物。則各有定在。不能移于他處。如人之靈魂。雖無形質。爲有限界。故只能在一身。惟天主爲無窮限界。故無所不在。客曰。天主至尊理宜在天。豈必隨物而在乎。曰。天主知能善美。皆出其性體。苟謂天主有在不在。則其性體。必有窮際矣。性體既有窮際。則其知能善美。亦必有限量矣。知能善美。既有限量。則於物必有不能造。造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存。存而不能治。治而不能盡美盡善矣。又何得爲天主乎。卽此以思。可見天主之無定在。則亦無所不

在也。客曰。皇帝深居九重。必有三公九卿。百僚庶尹。分治宣化。則天主亦必有各職天神。代之造物而知物。代之存物而治物。豈必親臨萬物之所。曰。國君之能力智識總有所限。不能以一人而統攝天下之事。不能以一心而咸徹天下之理。不能以一身而徧臨天下之所。故必選賢建能分職任事。若天主卽爲全能全知。體量相副。全成無缺。故無事不能。無理不知。無物不治。所以無所不在。但有時亦遣天神傳宣厥旨于人間。此不過明昭其至尊。顯著其榮福。宜有以下欽上之義。如朝廷雖自能行賞罰。必須百官趨承而奉行之者。正所以嚴尊卑之分。而肅朝廷之統也。客曰。何謂萬物存壞俱不增減。天主之榮福。譬有一國之百姓叛亡將盡。豈不滅其君侯之尊。羣思效順。豈不增其君侯之貴。曰。以世上君比天

上主。何啻霄壤。世君之榮福。咸由人民而成。如無人民。不特減其榮福。亦不成其爲君矣。若天主之榮福。乃出于自有。絕不由於外來。雖萬國萬民欽崇之。亦不增其榮福。雖萬國萬民背侮之。亦不減其榮福。

論天無二主

客曰。造此天地萬物。豈獨力所能成。想一主之外。又有他主。曰。苟謂天主有二。將各有本能。亦各有本意。此所欲造。彼或不欲爲。彼所欲成。此或欲壞。一能一阻。勢必致天地萬物。常遭變易之苦。何成宇宙。何稱天主。比之一國有二君。何以治國。一家有二長。何以齊家。一身有二首。何以成人。可見天地只有造物之天主。

論太極非天主

客曰。所稱天主。卽吾邦所謂太極也。曰。非也。觀中國典籍詮解。俱未說太極具有靈明之體。旣無靈明。安能生有靈覺之物。蓋凡造物者。必先有其物當然之像在明悟中。因照內心之象。然後能成其物也。譬如工匠造器。必先有器之象。在其明悟內。方能信手造成。夫天主始欲造天地萬物。以爲人用。先生一種氤氳之氣。充塞盈滿。而世間萬有。由此取材。故謂之太極。太極者。乃萬有之原質也。無知亦無覺。何能了然天地等衆。而造成也哉。况古人從未會祀太極。書上無此言。則太極非天主也。

論形天不能生人福人

客曰。天爲父。地爲母。有氤氳之氣。自能生人物否。曰。生物之理。各依本類而生。原不能于本分之外。別生他物。所以己所本無之情。

斷不能施有於物。如雪本無熱。可能施熱於物。炭本無白。何能施白於物。天既無生命。何能主有生命。客曰。天亦能恩賜人否。人亦當感謝否。曰。人生在世。所受恩澤。咸由天主而來。天主造此蒼天。覆蓋宇內。正如人用瓦石營蓋房屋。設有人進此屋中。屋主設品饌以饗之。終席之後。此人向棟宇致謝。謂席中殺品。俱由棟宇所賜。彼設筵構屋之主人。竟置不問。于理合乎。今人時刻咸受天主恩祐。但知謝天。不知謝生天之主。與此何異。是乃歸造物主之洪恩。於蒼蒼之天。而尊奉謝之。其謬誤深可悲憫矣。何也。蓋卽以天爲尊爲大。但知事有形色之天。不復知有無形聲之主。所以聖教明表天主至尊。高高在上。世目不能得見。然非遠而不相涉也。每見人罹難。輒仰首呼號。以望救援。夫此何爲耶。人心之靈。誠覺虛

空內定有一至尊臨焉。可以籲告而祈求。此情不覺畢露耳。若此形氣之天。必有一全能者造成形天之原主在也。惟此一主爲造者。天爲受造者。故此主無時不有。無知福德不備。宰制萬物。而形天得依之以常存不滅焉。舍此大本大原之主。誤以受造者。認爲造物者。而感恩奉謝。不惟不知主。且不知天矣。

論天神鬼魔

客曰。請問。貴教所謂天神者何。曰。天主造成天地之後。未生人類之先。化成天神。其本體無色無像。純靈弗雜。非理非氣。自有明悟。記舍愛欲三情。厥數無算。總分爲九品。常在天主左右。奉令承旨。如朝廷百官然。其中有一位。品職最尊。才能明悟最高。名露際弗爾。自恃其能。遂發驕傲之情。思與天主爭長。時衆天神中。有三分

之一。咸從露際弗爾。同背天主。天主當卽降罰。將此一黨驕傲天神。罰下地獄。受無窮苦楚。卽今所言魔鬼是也。客曰。魔鬼與天神有何分別。曰。其悟能性體俱同。天神旣犯命而失聖寵。其性定于爲惡。天神順命。而存聖寵。其性定于向善。此向善向惡兩途。便是天神魔鬼之分。客曰。向善天神有益人否。曰。天主加恩于人。或令天神降世宣報。又人自受性之後。天主卽命一位天神護守其身。或導人行善。或不令陷於魔誘。天神益人。大槩如斯。客曰。天神下降。有人見之否。曰。多有聖人見之。客曰。天神無形。安能得見。曰。天神聚雲氣變化以成像。故人或見之。然天神實非有形。不過借像以現人也。客曰。厥初生神。至今不知其幾千載矣。何畫其容不爲皓髮垂老之像。反爲英姿俊美之模。曰。天國神靈。自然不老。雖

歷幾千萬年。猶如一夕。所以天神現人。俱是少年丰采。人亦因其所見以繪之。曰。天神不老亦不死。曰。天神是自立無形之體。自然不死。客曰。天神之數。其多少可知乎。曰。此吾升天卽知之。今天神總分有九品。貴邦以一品爲至尊。西國則以九品爲最貴。聖人論九品之中。卽最下一品。比空中微塵尤爲過之。此間品級不同。多寡各別。大約一品之神一倍。二品之神則十倍之。三品之神。則百倍之。以至九品隨級高下。每一品而十倍之。此其數之多。不可以人測。不可以億計。聖經曰。世上之事。卽可類推天上之事。如四行之土。水氣火。土爲最卑。水高于土則包乎土。故土一而水十倍之。氣又高於水。故水一而氣亦十倍之。至於火之包氣。月天之包火。以至於宗動天。包乎各天。其高大亦各十倍于卑小。此故聖賢據

理推論。僅知天神之多而已。至于其數。令今非天主默示。斷不能知也。

論人魂不滅。且兼生覺二魂之能。

客曰。茲聞先生明訓。天主爲萬物根原。固已。敢問奉之何爲。曰。有二。一爲報本。一爲靈魂。客曰。報本宜也。何謂爲靈魂。曰。天主生人本意。欲人爲善去惡。昭事上主。愛人如己。死後靈魂躋於天國。享無疆之樂。故生人之前。天主已備天堂。爲異日酬善之所。客曰。人死則靈魂消滅。何能升天享福。曰。天主畀人靈魂。原屬無形自立之體。非理非氣。非陰非陽。弗類形軀。弗雜異物。自無相尅情弊。所以不滅。但世人不能無善惡之分。善則有功。惡則有罪。罪自宜懲。功自宜賞。然此賞懲多不盡於今世。每見惡人。反康樂富貴。亦有

善人。反受困苦貧賤。設使靈魂消滅。僅有生前禍福。竟無死後賞罰。豈不空負爲善之苦。反開行惡之便。况窮究物理。由物情推之物性。今具靈性者。皆有常生之願。爲永久計謀。或建功立名。或欲長生不死。既發長生之情。必有長生之實。夫人魂不與身偕死。人雖不明其義。然靈魂自覺焉。嘗見人遇人屍。卽發畏懼。遇死獸。無懼無畏。使非靈魂。自然知覺。人死還有魂在。可怕。獸死斷無魂在。可畏。此懼死人。不畏死獸之心。何由而發乎。據中國經典。亦可明徵。靈魂之不滅矣。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註曰。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卽知文王肉身雖壞。而靈魂必存。有足徵矣。客曰。世間如草木。則能生長。如禽獸。則能知覺。豈無靈魂。亦豈不滅耶。曰。魂有三等。下等爲生魂。中等爲覺魂。上等爲靈魂。草木止有生長。而無

知覺。所以僅能生長不能飲食。不知痛癢諸情。禽獸雖有知覺。而無靈明。所以僅能飲食。知覺而不能推論義理。雖兼生長之能。而不得謂之生魂。惟人獨有靈魂。所以能推義理。雖兼生覺之能。而不得謂之生覺。二魂。且靈魂不依形體而生。故身老而識智愈向于明。身死而靈魂恒存不滅。草木之生魂。禽獸之覺魂。全賴形軀。形生則生。形死則滅。客曰。禽獸既有生長。何云無生魂。人既有生長知覺。何云無生覺。二魂。曰。草木之生魂。僅能生長。不能知覺。猶如夜明珠。有光無熱。禽獸之覺魂。能知覺而不能推論義理。譬如日有光有熱。不能焚物。人靈魂能推論義理。亦能生長。亦能知覺。猶如火有光有熱。亦能焚物。但禽獸之生長。乃其覺魂中所自有之能。非覺魂外。又兼有生魂也。如日之有光。又有熱。此熱乃日光

所自有之情。豈日又兼有夜明珠乎。人之生長知覺。亦是靈魂中所自有之能。非靈魂外。又兼有生覺魂也。如火能焚有光。又有熱。此熱與光亦火中所自有之情。豈火外又兼有夜明珠。與兼有日乎。客曰。人魂既兼有生覺之能。又有靈性。諒必貫于禽獸草木之魂矣。曰。豈但貫於禽獸二魂哉。其尊貴且超越于萬類。客曰。何以知之。曰。人之爲人。統通衆物之情。何則。宇內各類。總分三等。一爲冥頑之物。如玉石水火是也。一生長之物。如草木是也。一知覺之物。如禽獸是也。人之內外。統包此三等。若論形體。統乎玉石之類。論生長。統乎草木之類。論知覺。統乎禽獸之類。又加以靈明。故其尊貴特超乎天下之物。惟超乎天下之物。故人之願欲。亦超乎萬物之外也。客曰。何以見之。曰。各物其性不同。其情向亦異。冥頑諸

物。獨向保存其性。如石無有不沈。水無有不下。火無有不上。順其本性則安。逆其本性則否。至於生長之物。如草木則不獨向保存其性。又向於發生。而茂盛其本類矣。至于知覺之物。如禽獸則不獨向保存其性。亦不獨向發生其本類。又備有趨利而避害之能矣。至於人則不獨向保存其性。如玉石水火然。亦不獨向發生其類。如草木然。又不獨向趨利避害。如禽獸然。必欲將所向之情。裁度以義理。又具有良知。良知便於改惡遷善。德愈備而詣愈高。故曰。人之願欲獨超乎萬物之上也。且冥頑生覺等物。僅得其本情之所向而安。卽無求于本性之外。人則不然。如富欲愈富。貴欲愈貴。壽欲愈壽。舉世閭之善福。都以一人受之。皆不足以滿其願欲。可見人之本向。原不在世上。乃在天上。人必升天得觀天主享其

無疆本福。其願始足。其心始定也。人靈之超越如是。可自棄而賤之哉。

論人生宜欽主遵守教規。

客曰。人若不欽奉天主。死則歸於何處。曰。既實有造物主。人不欽奉。是喪其本情。忘其大原。若不罰下地獄。更置何域。故生人之前。亦備地獄。以爲他日罰惡之所。客曰。人能爲善。自宜升天。何必奉主。曰。人能勤學。自得爵祿。豈亦不必尊君歟。況人欲爲善。而不欽天主。如植木以戕其根矣。譬有一人友恭。以處昆弟。信睦。以待親朋。與人接物。咸得其道。獨逆其生父。命不聽。疾不顧。貧不養。此人可稱爲孝子乎。既不得爲孝子。則根本已失。餘無足觀。天堂是天主所造。以賞人。既不奉之爲主。何得升天。客曰。非謂人敢抗侮造

化之主宰。但將此心欽事天主。便爲善人。便是升天。似不必遵主教規。曰。人終日戴天主所造之天。履天主所造之地。享天主所造之物。獨不從天主所立之教。可謂欽主乎。客曰。有人心中極信天主。但外爲流俗之故。權拜神像。心實不信。似亦無妨。曰。心信天主。外拜邪魔。是反以流俗加于天主之上矣。何謂眞信天主。譬有臣子。心中雖愛君父。外有與君父之仇。私相往來。是人子而懷貳心。安得爲孝子忠臣。

客曰。人有一事弗臧。亦可升天否。曰。人有一失卽不得爲善人。語云。善成於全。惡敗於一。既有事不臧。何能升天。客曰。一事之惡卽不能升天。豈天主至公至仁。就罰之永獄乎。曰。天主至公。又極寬仁人。雖犯種種重罪。苟知悛知改。無不得其慈宥。設若不悛不改。

無論多罪。卽一事之惡。亦受永獄之罰。譬之朝廷法律。人雖犯其一條。已屬不赦。豈必全律俱犯。始爲惡人。且罪罰之輕重。原依其位之尊卑。如位卑者。人有得罪。其罪小罰輕。位稍尊者。人有得罪。其罪大。罰稍重矣。如位極尊者。人有得罪。其罪極大。罰極重矣。況天主是無窮之尊。人犯命。卽是無窮之惡。旣爲無窮之惡。安得不受無窮之罰乎。客曰。靈魂入于地獄。亦可以救之否。曰。人當在世。日俟一日。天主寬之恕之。雖臨終片息。亦得自新。及至死後。功罪已判。終局已定。而天主之公義。不容變易。豈如世間囹圄。可以賂脫。可以情免耶。

論佛不當事。

客曰。貴國亦奉佛否。曰。佛乃小西洋人。敝邦從古至今。未識其姓。

名。客曰。佛亦當奉否。曰。佛是人類。卽宜盡此人道。人道之大。莫先於敬事造物之主。佛是天主所生之人。既不尊天主。反教他人事彼。謂事彼者。卽得升西天。免地獄。又竊取輪迴之談。忘創殺生之戒。自尊自大。惑世誣民。豈可因其說玄說渺。遂從而奉之。客曰。若是則佛之靈魂。當在何所。曰。據理而論。天堂上必無有罪之人。佛則有罪。不曾遷悔。斷無可倖上升。而免下墜之理。客曰。佛若自墜。彼奉佛之人。不皆徒勞無功乎。曰。豈獨徒勞無功。抑且求福得禍。譬如爲臣者。委身于得罪吾君之叛臣。爲子者。服事于得罪吾親之逆子。君親豈有不加責罰之理。奉佛之人。如以毒療饑。不但不得飽。反喪生命。其死後受刑何疑。客曰。天主如君。佛如百億庶職。或是天主所以命護持人類。何不當事。曰。佛是天主所命之人。便

當自己當先奉天主。亦當教人同彼敬主。佛不但不自認主。反謂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又謂賞善罰惡之權。咸在其掌握。此乃侵權越位之首逆。何當敬之。

客曰。佛固不當事。道家何如。曰。道家之徒。言有丹訣煉術。可得成僊不死。又有符籙齋醮。可得降覘下神。俱以老子爲宗。由是觀之。道家亦與佛家一律。客曰。然則玉皇得無似於天主乎。曰。何言天主之易耶。據彼所傳玉皇。是光嚴妙樂國王子。母寶月光皇后所生。長子棄位。隱於普明香巖山。習老君之教。施藥煉丹。况老君亦周時一人耳。生於開闢二千年後。有姓名。所謂玉皇乃漢時之人。姓張名儀。生數十年而死。宋眞宗好道。封張儀爲清靖自然覺王。後宋徽宗仍崇道好僊。凡遵道教。一槩封之。徽宗封張儀爲太

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大帝。後人聞此。尊信以爲天上至尊。一人唱。百人傳。日久年遠。不究根源。冒認以爲至尊。況張儀乃一介小民。在世未曾敬天主。死後靈魂。不免禁于地獄。豈得因宋時封號。而信以爲寶哉。魔惑愚人。每附人泥塑木刊之像。誘人祀之。受封之名。是張儀。而受祀之靈。實魔鬼也。不知玉皇。乃徽宗所封張儀之職銜。而徽宗乃中國之帝。亦人類也。豈能封一小民。而立爲上天之主乎。亦豈上天之主。可由人而立之理乎。輕褻天主之罪。莫大于此矣。客曰。做那相傳盤古分天地。或者卽天主乎。曰。謂盤古爲中國首出御物之君則可。謂盤古爲生天地之主則不可。故史稱盤古生於太荒。彼既有從生。亦不過在天地後之人。烏足以爲天主。

論方術邪妄不足信。

客曰。傳聞海上有長生不死之方果否。曰。太西之人轍跡將徧萬國。從未見有一長生不死之人。此是虛誕之談。何可信以爲真。客曰。中邦前古每有白日飛升之奇。時道家亦嘗遇之。夫豈盡僞。曰。假如此事果真。前古有。今亦宜有。中國有。他邦亦宜有。爲今日槩不見有一人。他邦又不見此事。豈可據其恣肆之說。遂信爲真。大凡傳述之事。縱出經史。亦當準理推晰。何況稗官野史。說空說幻乎。

客曰。敢問輪迴之說有否。曰。天主所造之物。各類有各類之性。後因各性以傳各類。不特人之性不可爲牛。卽牛之性亦不可爲羊。羊之亦不可爲犬。各以類傳。庶物莫不皆然。豈人性有托爲物性

者乎。設令人物互相輪迴。則靈蠢靡常。何以古今獨言物蠢人靈乎。且人因爲惡。死卽罰爲禽獸。彼禽獸無慮無營。優游自適。此不但非罰。反與其適情之樂矣。豈爲上主至公義之刑乎。又人果有托生禽獸。則人不當騎馬。不當用牛耕種。恐此牛馬。或係先人托生。亦未可知。豈不是悖理之事。又若令人托生爲人。則世人娶妻室。使奴婢。萬一係先人托生。豈不大壞人倫。是托生一事。可知必無。又人類元祖。不過一男一女。若果托生。亦是兩人托生而已。後世之人。日新月盛。不可窮詰。皆從何來。旣知靈魂不滅。又不托生。一離己身。究竟何往。則善惡兩途。其趨于天堂地獄必矣。

客曰。禽獸旣無靈。則殺生無罪歟。曰。天主生物。原以養人。生則必用。用則必食。食則必殺。若殺生有罪。彼魚鳥獸畜之屬。均爲無用。

之物。天主何故生此種種無用之物。爲阱於宇內。以陷世人莫釋之罪耶。

客曰。焚紙課錠。果有益于靈否。曰。天主至公。善者升天。惡者墮獄。豈一撮之灰燼。得轉移其赫赫之賞罰哉。况靈魂無形。便無饑寒。旣無饑寒。何須衣食。旣無衣食。何須金銀。矧假灰乎。客曰。焚紙之事。傳流已久。豈盡非歟。曰。且無論紙錠之陋。灰燼之徵。不足以爲金銀。據佛家謂人之亡靈。或在西天。或在十八重地獄。或輪廻禽獸。昆蟲。夫果輪於禽獸蟲。安有往來領紙灰。以買衣食乎。如在十八重地獄。則掌獄之主。必是公明。不特己不當貪。亦必不容其獄吏枉斂人財。豈有不察人之善惡。獨計灰之多寡。以爲賞罰。仍如世上貪官污吏。可以財干。可以賂免。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則貧而

無錢者。生既抑鬱。死又無伸。富而多金者。生既揚眉。死又漏網。又安得爲賞善罰惡之定案哉。如既在西方。則彼處豈無珍寶。何須世上之紙灰以爲金銀。若要世上之紙灰以爲金銀。則西方乃是。最窮最陋之所。彼事佛者。何若是求是冀耶。此等妄誕。不辨自明。且思爲人子者。當父母在日。若獻以紙造金銀。父母未有不怒而責之。以爲誑我也。今日親既歿而遂獻以此。則是忍親于死。敢于誑戲也。其不孝孰甚哉。

客曰。升天之靈福滿。而又下界爲人。墮地之靈苦盡。而亦轉生人世。果有此否。曰。天堂地獄之苦樂。均爲無終。如升天者。又下界爲人。此榮福有盡期。何能滿善人之願望。墮地者。又轉生爲人。此苦凶有了日。豈不爲惡人之喜慰。又烏得天主勸懲之公義。客曰。墮

獄之靈。既不托生於世。則僧道破獄何居。曰。此等虛謬。一剖自明。試問地獄既破之後。必從而復造耶。抑一破而不復造耶。如曰。一破不復造。則前古人破之而已足。今日人人行之。不多事歟。因地獄既破。而獄中無數之罪靈。無不爭逃而奔脫。前之已在獄者。誰肯甘心受刑。而坐困于無城之獄。後之未入獄者。又誰肯拱手任罰。而自進于既陷之城。如曰。既破而必復造。則中國兩京十三省。每日死者。不知其千萬。每日破獄者。亦不知其千萬。東家破陷之獄未竣。西家之攻獄頻與。則獄中之鬼卒魔役。朝夕勞勞。砌造補葺之舉。欲求一刻之暇而不可得矣。是獄主原設此獄。以刑罰惡人者。不意反設以自害其鬼卒。且獄主幾費心思。欲造此禁錮罪靈。不期爲僧人破之。而不用餘力。則獄主之智窮計拙。不深悔地

獄之設爲徒勞哉。如此夢話。最爲可笑。不意士君子反信而行之。可慨也夫。

論世俗非理。

客曰。大西之俗。凡吉凶之事。亦占卜否。曰。占卜之術。全屬虛妄。西邦人士。概不惑之。曰。占卜既非。則人間之吉凶。或關于星宿否。曰。上界諸星。猶人間燈燭然。原無覺無靈。吉凶乃人自致。與天上星宿何與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可知人之吉凶。咸由人之善惡。世人不察。與而歸之星宿。謂有一定之數。此必無之理。客曰。人同此性。而每每有善惡不同。豈非由七政所致乎。曰。凡爲善惡。屬人靈心自主。與七政何關。如人欲專意爲惡。七政豈能強人爲善。若人欲專意爲善。七政豈能強人爲惡。夫七政乃一

定無覺之物。人心乃無定靈轉之性。如人之善惡果由七政。則爲惡者宜一定於惡。爲善者宜一定於善。何以有始善而卒惡。昔惡而今善者乎。且善惡惟由自主。爲善始有功。爲惡始有罪。苟非自主。俱由七政所致。則爲惡非人之罪。乃七政之惡。爲善亦非人之功。乃七政之善。他日天主之賞罰。必當舍人靈而專及無知無覺之天星矣。此豈通理之論。客曰。旣七政無關於人。則卦命卜筮諸說。豈概謬乎。曰。凡吉凶未來之事。唯天主知之。其餘天神聖人。槩無先知之理。何況人間卦命卜筮諸術乎。此咸是妄竊主權。不但不驗。卽有一二偶驗。亦係魔鬼誘人。烏足爲信。客曰。然則擇日亦無謂乎。曰。日乃天主所造。以照世人。本無靈明知覺。出地爲晝。入地爲夜。有何吉日。有何凶日。且同此一日之內。婚娶造作。何啻千

萬。吉宜皆吉。凶宜皆凶。何以有吉有凶。紛紛不同耶。此擇日之最
妄也。明甚。客曰。日時無關於吉凶。不知風水之說何如。曰。地乃天
主所造。以生物載人。亦無靈覺。何能蔭人。試就墳墓而論。百年之
內。尸先朽腐。是則己身。尙不能自保。安能保人。既論陽居。兄弟同
宅。同一風水。何以有壽夭貧富。各不同乎。且人之盛衰。若由風
水。彼得吉地者。宜永久昌盛。此不得吉地者。宜永遠衰微。何以有
先貧後富。先富後貧。世代不遠。而興敗叛然各別乎。更聞貴邦前
有郭璞景繡者。最精此術。奚不擇地自蔭。聞此二人俱不得善終。
然彼不欲耶。抑不能耶。可見風水之說。均屬虛誕。客曰。風水既不
足信。然則人之葬其親也。可不擇地。遂漫然置之乎。曰。人子果有
親擇葬。則可取淨爽之區。藏裹堅密。毋使水土浸膚足矣。若漫然

置之。于心寧無歉乎。然世之擇地。非盡爲親也。直爲永福計耳。過信堪輿之說。必求山之從何來龍。自何結脈。謂數年圖謀。卽得數世子孫昌旺。公卿輩出。甚且累年不得。而親體暴露。風雨飄搖。行道嗟嘆。皆風水之一念致之也。豈不惑哉。

論阻人進教之故。

客曰。聖教誠爲有理。固宜崇奉。但吾祖若父。槩未奉教。爲其後者似不便違背先人。獨行己志。答曰。祖父有善德善行。子孫當承而效之。祖父之德有未全。行有未藏。何妨易而改之。且祖父已聞教。固執不從。此其過在祖父。若祖父未聞教。無由以從。不幸而逝。爲子孫者。旣知聖教爲正。別教爲邪。豈有祖父不願其子孫行正道。反願其子孫背正道者乎。譬有岐路於此。一係康莊。一係險阻。前

人未知誤陷其中。後之子孫。仍由是路。從旁有告者。曰。此路絕險。爾先人已墮其阱。前車可鑒。爲子孫者。反謝之。曰。久知路之險。但先人已陷中矣。我當與之俱陷。安可違先人舊轍。而別自行大道乎。此不獨不得爲孝。反貽笑千古矣。客曰。今人情好利。若使人人與以數金。無不樂從。曰。此非從教。乃從金也。若爲金而來。勢必金盡而去。矧西來之金有限。人心之貪無窮。苟所與之金既盡。彼向道之心不隨金而盡乎。且貪財一念爲最大害。西國比貪財之心。爲黑地。蓋暗黑之地。周圍遮蔽。日光不能進內。貪財之心情欲昏迷。正理不容入心。如地既幽黑。卽不得爲五穀良田。心既貪財。則不能爲善功美德。幽黑之地。蛇虺毒螫所居。貪財之心。淫穢醜行所聚。人欲進教。未絕貪財之心。亦不足語於斯道。客曰。然則世人

難于進教。皆貪財一念阻之乎。曰。更有驕傲懶惰二情阻之。客曰。懶惰何妨于進教。曰。諺云。爲善如上灘船。一篙不可放下。見爲善甚難。卽畏難而不肯決志前行矣。客曰。然則可以克此乎。曰。思及爲善有報。純而且永。卽甘心向善。勉強任勞矣。如讀書士。厥初豈不畏難。轉念功名。自不辭芸窗雪案之苦矣。客曰。驕傲又何妨于進教。曰。凡人驕傲之念一萌。自謂此邦爲衣冠文物之會。我又是聰智名望之人。爲何從異國之教。致貽人譏。自覺羞愧。由是明知正道不肯順從。嗟夫。羞莫羞于悖正理。榮莫榮于行正道。今世俗狗三仇之事。僧尼釋老。禮拜丐祈。曾不知愧。亦不覺恥。獨認造物真主。反畏人譏。反覺羞愧。此其良心喪盡。豈非驕傲所致歟。客曰。若是驕傲之惡。不亦大乎。曰。不但其惡爲大。且是萬惡之根。曰。人

心譬若樹也。驕傲如根。忿怒如幹。貪財如枝。嫉妬如葉。迷色如花。罪惡已成如果。一樹中之枝幹葉花菓實。俱從一根而發。人心中之貪淫忿妒。咸由驕情而生。所以魔鬼誘人。正欲植此一根于人心內。因有培養。此根之水。卽人妄思妄言妄行。思言行既亂萌動。其樹越長大越茂盛矣。更觀從古以來。四方擾亂。天下不寧。俱由驕傲所致。彼驕傲者。不安本分。要居人上。不肯在人下。所以尊欲愈尊。卑不守卑。或暗藏不測。兵戈隨興。是以天下遂亂也。使驕傲不萌于心。各守本分。各供其職。世界豈有不久安長治耶。客曰。然則何以克此乎。曰。莫如謙讓一方。驕者視己爲尊爲貴。苟轉自思曰。我此身驅。生存何來。原從父精母血而來。我的靈性。必由天主賦畀而得。天主未賦之先。決無我也。與父母未生之前。亦無有我。

也。斯時其微不如草。賤不如獸。浮不如飛塵。有何可驕。又轉自思曰。我此身軀。死歸何去。終歸土耳。既歸乎土。烏能久存。未滿數載。不免爲蛆蟲所齧。化爲灰泥。有何可傲。又轉自思曰。我之智能才德。豈真無所不備乎。倘有一不備。有何驕傲。又三思曰。我于世間之事。古今之理。豈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乎。六藝中一藝。尙難盡徹到底。何況天下之大。古今往來。或有一事未優。一理未明。卽是缺欠處。有何可驕傲。人能作如是想。則驕傲之情自去矣。

論西儒遠來之故及聖教爲真。

客曰。先生敷教倣邦。日用之資斧何需。曰。東洋之船有至東粵者。卽托其附寄所需之貲。客曰。貴邦人士如此高誼。但何輕離本國。歷盡風波。跋涉至此。曰。旅人豈無故國樂土之懷。惟是世上諸福。

盡屬浮雲。生不得久享。死亦不得攜去。吾儕因辭富貴。離故土。受苦辛。雖備極危險。亦甘心忍受。其奔馳普天之下。原不爲名利。只願同人認主向善。拯其靈魂。身後得享永福。且思多少賢智博識之人。俱沿習俗。信從邪教。何況蠢茲蒼生。安能自知道。既不知道。則其身靈免不得淪胥永獄矣。夫天主所寵重者。愛人如己之心。我輩所講求者。愛人如己之學。所以坐臥不寧。旅游異國。實爲此故。

客曰。貴邦人情忠厚。風俗仁愛。故從教甚易。曰。敝邦非因人情風俗。忠厚仁愛而易于從教。正由遵行聖教。服順其命。故人情風俗。忠厚仁愛。蓋聖教如太陽。太陽光照。使人知險易。分黑白。聖教光照。使人辨邪正。明是非。太陽光照各物。變爲煖熱。聖教光照人心。

亦能煖熱。如既奉教。便發欽主愛人之熱情是也。且日光于人。必不可少。假若一國一人。不受其光。卽成長夜。手足無措矣。聖教光人。必不可外。如有一郡一人。不知教誡。則其心暗昧。舉動乖舛。故聖教誡訓。悉皆性理人情之至論。勸善警惡之實理。置人今世泰山之安。後世永遠之福。天下萬國。無一地一民不宜欽之。

客曰。如此則他教雖真。雖善。亦不可從乎。曰。人須知天主聖教。與他教大相懸絕。他教由人而立。人之臆見有限。縱極明哲。終有錯謬。譬猶法律不自朝廷。便屬私僞。何名善律。聖教則由天主而立。天主爲人而生。天地萬物。其能善美。自有無量。爲萬君之君。萬民之主。其所命所行。無非善美。所禁所誡。無非愆尤。所以天下古今。惟有天主一教。至真至正至善。客曰。他教旣非真非善。恐信從主

教者亦未必升天。曰。此可理斷。天堂地獄。是天主所造。以賞善罰惡。天主眞主惟一。賞罰只憑一主。前已晰明矣。他教旣背原主。擅立教規。不但不能升天。自己先下地獄。信從者亦並下地獄。孰能升天。故獨主教爲聖。爲公。極緊極切。使人能認本主。還歸本向。而抹其靈性。可以改惡遷善。可以遠獸行而盡人道。可以免眞苦而獲眞樂。人欲求本所之安。欲尋本性之向。舍天主正教將奚適從。

論入教要規

客曰。聖教誠眞誠善。誠所當從。向非先生明訓。幾錯過此生矣。但不識欲入聖教。其規若何。曰。首要誠信天主。超越萬有。並其垂言至聖至眞。定心改正。遵守規誠。終身不渝。此爲入門初規。客曰。聖教規幾何。曰。誠規雖多。總歸二者。一愛慕天主。萬有之上。寧失世

聞萬福。決不敢犯命。二愛人如己。己所欲。則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客曰。所宜學之經。有幾章。曰。切經有三章。一信經。二在天經。三十誠經。此三章。能誦能解。便堪進教。客曰。切要之經。爲何僅此。曰。凡人欲進教。必須有信望愛三德。而信經。卽爲教人備信德之由。在天經。爲教人備望德之由。十誠經。爲教人備愛德之由。外此更多經文。總是讚頌天主諸美諸恩。並求祐我等形神諸事。客曰。信望愛之外。更有何德。曰。更有四樞德。曰智。曰義。曰勇。曰節。合信望愛爲七德。人性諸德皆從此出焉。客曰。信望愛三德。何獨切要。曰。天國眞福。無此三德。決不可享也。信德。乃諸德之基址焉。聖經云。人苟無信。縱有他善。弗合主意矣。堅人心力。使人任受窘辱危難。而

不阻其行善之志。愛德爲萬德之君。萬善之宗。凡有愛德者。其靈魂最尊最粹焉。客曰。若是克備三德足矣。又何必四樞德乎。曰。智能斷善惡之機。義能別事理之宜。勇能勝仇敵而奮決以成功。節能淡嗜欲而清心以事主。故三德外。又必有四樞德。而德始全。

論遠罪去惡之方。

客曰。我輩沈淪斯世。情態交攻。罪孽滋長。不識有何神功。可以時時念想。度此心常知警懼。自不敢犯罪乎。曰。人欲不敢犯罪。莫如常思四末。客曰。何謂四末。曰。死候。審判。天堂。地獄。此四者。乃人定歸結局處也。客曰。何謂思死候。曰。當思天主定人死。片刻難留。又不知死于何候。如自謂春秋方盛。改惡務善。候之將來。誰知生死匪常。朝不能及夕者有之。夕不能及朝者有之。且人將死。先遭重

疾虐厲暴酷。自知不痊。此時展轉床席。脉亂心跳。足冷耳燥。唇黑鼻焦。貌變目陷。妻子兒女。哀痛在前。兄弟親朋。悽泣于後。日月山川。永永不復覩矣。良田廣宅。永永不復享矣。金寶財物。永永不能用矣。聲名勢位。永永不能有主矣。生前雖歷若干年。今日想來如昨日。哀哉死矣。此際魂既離軀。所留惟屍。屍不久存。變爲朽腐。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咸出一轍。任有學問文章。才能經濟。死期既逼。欲少延片刻而不能。人能作如此想。自然不敢犯罪。

客曰。何謂思審判。曰。當思人既死。屍骸歸土。其靈魂輒至天主臺前。審判一生所思所言所行。凡一切逆理違心。諸醜情。不法害人。諸惡念。雖人所未及覩。迹所未嘗形。知所未能喻。妻兒不及覺者。咸一一呈露于天主前。卽一言一念之失。亦藏隱不得。時見天主

責彼惡魂云。我生天地覆載爾。生日月照臨爾。生萬物養育爾。生爾肉身。賦爾靈性。又降生立教。命鐸德行教爾。爾何知邪不卽棄。見正不欲從。知過不速改。見義不肯爲。是爾固執于惡。宜居永苦之域。爾自爲之。爾自致之。夫復何辭。生前多見天主寬恕容人悔悟。至此方見天主威嚴。無惡不罰。作如是想。自然不敢犯罪。客曰。何謂思天堂地獄。曰。人靈既至天主臺前。審判已畢。善者升天。惡者墮地。彼地獄之苦。何如耶。世苦如畫如影。獄苦爲眞爲嚴。內外皆受苦。外苦謂之覺苦。百刑並加。而覺其痛楚是也。內苦謂之失苦。內所宜得之物。而自失之是也。然外苦雖烈。內苦尤甚。何也。明明知有天主。無窮之善美。無窮之福樂。我乃永永不得見。不得享。轉思轉恨。轉恨轉苦。不啻百萬兵戈刺其心腑。外此又有虛

魔之肆厲。異常之奇刑。猛焰之焚灼。永無窮極。以爲方始。而始無終。以爲將終。而終無終。具苦廣長高深。無苦不包。無刑不容。之謂廣。無有限期。無有竟止之謂長。超越世形。峻絕。莫比之謂高。純苦罔慰。純憂弗樂之謂深。地獄之苦如是。安敢復得罪天主。以罹此殃乎。

又思天堂諸福全備。我人自所未及見。耳所未及聞。口所不能傳。心所未及量者。天主咸備之。又無饑寒。不妒不忮。與天神同處。與聖人齊集。光倍于日。迅捷于鳥。山海即透。隨其心所願望。無不滿足。天堂之樂如是。安敢得罪天主。甘失此真福乎。客曰。人誠思此四末。則於世事無不灰冷。無不戰慄。真足以動人爲善矣。敢請所進乎此者。曰。進此莫若想天主所賜諸恩。始化成天地。後生我人。

類成我肉身。賦我靈性。凡屬內外。筆舌難罄。今有人焉。缺一足。壞一指。設有人能痊愈之。其人感戴匪細。況天主生人。五官四體百骸。齊整完備。此恩何可與並。且人未生以前。原未有我。乃天主從全無中命有也。有與無。相去甚遠。既相去甚遠。卽是蒙賜靡量之恩。既受靡涯之恩。應自有無窮之報。故天主生人。非有別爲。惟欲人生能爲善。死後享彼榮福。生人之後。天主苟一刻不保存。則人之生命。盡皆消滅。西賢有言。恒保恒存。再造同澤。是天主時時保人之生命。卽時時生人之生命。且宇內萬類。一類各有一恩。然皆爲我等備用。所以世間無盡之物。均受天主無盡之恩。更我人不獨無功報答主恩。反作多罪以干主怒。天主不惟不加罰。反加無數諸恩。扶我于險。開我迷惑。俟我回心。留我生命。容我進教。誠如

斯想。雖鐵石心腸。亦發謝主愛主之情。何犯罪之有。客曰。言言至理。語語金石。幸承教澤。歸卽誦習經文。求沾聖洗之恩矣。曰。樂聽聖教之理者多。願從聖教之事者少。吾子決意敬主愛人。甚慰旅人九萬里西來之心。但聖教事理。廣博淵微。茲僅述其畧耳。若欲詳明。願俟之異日焉。

24
102681

24
1
02681